

書名 空同先生集六十三卷 嘉靖九年序刊本  
 撰者 明 李夢陽 撰  
 卷 卷三十八  
 內容分類 集 別集 明中葉  
 索書號 倉石 40084  
 編號 4008000

# 卷三十八



空同先生集卷第一

賦一十首

疑賦

思賦

省愆賦

緒寓賦

侯軒子賦

十首

賦

乾  
坤  
高卑易矣  
星辰在下  
江河逆矣  
天喬喬天

北郡李夢陽撰

鈍賦

述征賦

宣歸賦

寄兒賦

竹石賦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4008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倉石:40084](#)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空同先生集六十三卷 嘉靖九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 夫... 不... 昔... 人... 言... 事... 關... 軍... 民... 利... 病... 切... 於... 治... 體... 可... 行... 的... 著... 各... 衙... 門... 大... 小... 官... 員... 悉... 心... 開... 具... 明... 白... 來... 說... 於... 是... 戶... 部... 主... 事... 臣... 夢... 陽... 上... 疏... 曰... 臣... 聞... 人... 君... 不... 患... 世... 無... 直... 言... 之... 臣... 而... 患... 已... 之... 不... 能... 用... 其... 言... 人... 臣... 不... 患... 其... 言... 不... 得... 上... 聞... 而... 常... 患... 人... 君... 者... 聞... 之... 而... 不... 樂... 也... 蓋... 直... 言... 之... 臣... 秉... 性... 朴... 實... 不... 識... 忌... 諱... 覩... 事... 積... 憤... 誠... 激... 於... 中... 義... 形... 於... 詞... 故... 其... 言... 剴... 切... 而... 無... 回... 互... 藥... 石... 而... 鮮... 包... 藏... 是... 以... 為...

空同先生集卷第三十八

北郡李夢陽撰

文 上書一首

上 孝宗皇帝書彙

弘治十八年二月

詔曰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讜言事關軍民利病切於治體可行的著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於於是戶部主事臣夢陽上疏曰臣聞人君不患世無直言之臣而患已之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其言不得上聞而常患人君者聞之而不樂也蓋直言之臣秉性朴實不識忌諱覩事積憤誠激於中義形於詞故其言剴切而無回互藥石而鮮包藏是以為

君者不樂聞也即聞之不樂行也夫明君英主則不然也謂其言剴切非爲身也藥石非規名也於是道之使言言可行也於是措之於行是故下無壅蔽之奸上無過舉之政故治化浹洽而百姓受福矣臣竊伏思陛下則真明君英主也何以知之陛下法祖宗者至矣敬天地者茂以加矣飭躬勤厲延問若不給矣乃猶曰政理未新讜言未聞惓惓焉若將失之歎焉恒不自安也乃於是下詔布誠廣路諭之以悉心誘之以樂聞惟恐知之者不肯言言之者不肯盡豈不出於尋常者萬萬乎臣故曰陛下真明君英主也然而治化不浹洽百姓不受福何也意者

病與害爲之而陛下弗察也又其漸不可長焉夫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之安莫如去其病欲其利莫如祛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如使漸不可長今天下之爲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爲害者三而不之祛也爲漸者六而不使不可長也乃顧汲汲曰是奚不安也奚不利也奚不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於戲其可畏也哉夫易失者勢難得者時今覩可畏之勢而遇得言之時使仍緘默退縮以爲自全苟祿之計是懷不忠而欺陛下耳臣今謹據所見昧死開坐惟陛下矜察哀憐俯賜觀覽焉

二病一曰元氣之病夫元氣之病者何也所謂有其

幾無其形。譬患內耗伏未及發，自謂之安。此乃病在元氣。臣竊觀當今士氣頗似之。故曰元氣之病。夫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啞，不吐詞，則目爲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爲善處。是以轉相則倣，翕然風靡爲士者，口無公是非，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有言行之實矣。如此尚得謂之不病乎？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望也。今大臣則先不喜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得以風聞言事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辯以求勝。語人曰：我非要作官，但要屈直明白耳。及直矣，又恬然作官。此何理也？往大臣有親之喪，服除非

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如此尚得謂之有禮義廉耻邪？夫無禮義則佞人進，乏廉耻則國無防。佞人進則因循互相欺詆，國無防則紀綱不張。臣竊謂此等不治必積漸不可救藥。故曰四夷未侵，百姓未離刑政未墜，疆土未蹙，而國危。主憂此臣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心之病者，何也？攻之則難攻，不攻則亡身者也。臣竊計今事勢內官者腹心之病也。夫內官者陰性而狼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翦。臣故以爲腹心之病。夫倉廩場庫錢穀之要也。今皆內官主之。陛下以此輩爲忠實可用邪？抑例不可廢也。夫例誠不可廢，每處置一二輩足矣。今少者五六

輩多者二三十輩何邪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況十虎而一羊哉今某某有司擿發其奸幸陛下洞見其情實外議僉曰是必不赦不且竄斥今數月矣猶閤而不行夫人情莫不遮於潛而玩於彰彼未擿發奸尚有嚴心今其奸業擿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斥彼何所憚而不爲乎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言難除也今皇城之內通名籍者幾萬人焉亦多矣陛下又勅禮部選年十五以下淨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邪夫人情孰不欲富貴今田野小民無故猶闢割親兒以希進用矧今有詔矧有名嗚呼此其禍可勝道哉夫滅絕人類則必戕

天地之和戕天地之和則災害必至災害至則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道垂於上人心怨于下而陰性狼貪之徒無忌妄行於中而國不危者鮮矣臣故曰內官者腹心之病也今陛下誠于此時拔廉直獎忠鯁斥無耻大臣進盧扁之佐則必轉病而爲安厭禍以爲福且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爲也今議者必曰彼曾不指實某忠某直某爲無耻泛言難行然不知上者風也下者草也拔一君子則君子進即有小人相率而化於善矣且人不幸而有疾擇醫而治之者爲愛身也今某某有司幸擿發其奸是亦國之醫耳若一切閤而不行是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且

陞下何難於此而不爲也。今誠欲腹心安莫知剗內宮之權欲剗內官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傳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固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惑也已。

三害一曰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以爲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強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爲三營一曰神機二曰三千三曰五軍蓋帶甲控弦者數十萬焉意固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己巳纔數十年耳拔之乃僅得十二萬焉亦寡矣於是有一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纔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焉然其腰鞬弓

刀不全也騎士則牽露骨馬又旋置鞍轡等夫兵數不減於前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職者不以報糧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也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騰驥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既不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而狼貪者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狼貪之徒茲其害可忍言哉且夫錦衣衛爪牙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內官參之內兵又其專掌之。陛下乃

何獨而不爲之寒心耶。古人有言曰：官惟賢，賞惟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內官之私人乎？彼其家人子弟，抑孰非詭託冒官也？乃遂令布列要地爲爪牙，平諉不有之曰萌芽，不伐將折斧柯，燭燭不撲燎原，柰何言貴豫也。陛下誠於此時查往年李主事例，仍置總兵官使參掌內兵，又禁團營把總、號頭等自今不得置其私人，乃於是令諸左右曰：其詭託冒官自首者聽，但罷免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亦流，所謂銷患於未形計之上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臣以爲歛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臣聞惟智者而後起家，夫人未有無所賴而生者也。今百姓賢智

者百不一二，愚蠢者十常七八。然又苦無賴而有司者不之卹也。歛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問勝否也，曰是爾職焉矣。是故富者剝削貧者，稱貸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而不足，則必逋竄。一旦棄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逋者不還居者，縲紲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露之屍。臣故曰：民害者重歛使之也。夫內府供用有常數也，宜有常簿焉。今油蠟皮張諸料等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于前，此何也？蓋下者効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旣十倍于前，則戶工二部科派必又倍矣。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稱頭等

稱一作

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於平民日貧而斂日積當道不苦言以聞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真却步以求前耳。陛下前固嘗降詔旨存問矣。然簿數不減也。科派不省稱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空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曰庄場畿民之害。臣伏觀洪武某年詔曰直隸拋荒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皇親之家聽無賴光棍投獻主使謂非其田也。請之朝廷亦謂非其田也。率即賜皇親家皇親家既奉天子命爲己有乃輒遂白奪其田土。

稱一作

夷其墳墓毀其房屋斬伐其樹木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產失業拋棄父母妻子千里之內舉騷然不寧矣。夫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祿非不豐貴非不極也。乃祇以區區之田損害赤子動搖基本如此是不欲與國同休邪。嗚呼亦甚矣。昔魯廐焚孔子見之但曰傷人乎。蓋貴人賤馬也。今薊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阡而競畝尺分而寸割之。臣竊悲也是何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場數千頃地耳。今三遣官矣。百姓連年坐勾攝轉相牽聯妨廢本業。耽閣其生理。男不秉耜女不上機。賣男鬻女弱者轉而死。泥塗者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馬也。臣雖未詳其始末竊計今

事勢萬無百姓侵官之理設有之所辦亦官租耳非若皇親之家占之爲已有也今據勘牒四至與民爭者止十之一二耳臣謂宜置而不問且百十年土著之民一旦逐之使去陛下忍爲此耶夫王畿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陰陽之和臣固知陛下不忍矣陛下幸哀憐聽臣愚計勅戶部查限泰六年勘官馮誼奏內事理以前項田土仍給民徵租但以空閑草地牧馬便

六漸夫六漸者一曰置之漸夫置之漸者何也臣以爲兵連然耳然又苦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罷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吏俛首供

給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諉以自解是故倉廩不足不曰兵者糜之也曰是錢穀者之設之也錢穀者不曰已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有和買之議矣和買而不足於是有空運之例空運而又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大倉庫銀尚百七十餘萬今銷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不匱焉可得矣夫今疆土不感於前也又鮮大寇非有若匈奴突厥者也竭天下之力以供邊而日猶不足此其故何也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爲之也夫錢者泉也言流也散于上則聚於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

矣。顧又不止。彼左右侍臣孰非造寺者也。動孰匪以鉅萬計。諺曰：十入一出。今彼鉅萬出。則其入不止於鉅萬明矣。夫上惟風下。民惟草。今方春氣和。耒耜在野。陛下乃不發倉廩。助不給賑。不足顧徧察寺觀。等勅給費。修葺之。是道民以奉佛也。彼以鉅萬入者。又何憚而不造寺也。夫智者察微。今貨入而於私室矣。又出而造寺觀等矣。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事興。內取則已匱。外歛則民窮。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故曰：又苦浪費者此也。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何也。臣以爲其幾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爲往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即死不猶踰于餒乎。往

固無衣矣。今盜而得衣。即死不猶踰于凍乎。往有租調官司之轄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踰于追繫鞭笞之乎。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俛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旣死而踰于凍餒。追繫鞭笞之。則彼亦何所不至邪。故以臣之愚竊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何。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夫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庭之國。百官奉職。筐篚歲至。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千里水旱之災也。然而哨聚殺人。劫縣燒村。剽掠婦女者。日相聞也。假如不幸而有方二千里水旱之災。武庫乏兵。太倉粟竭。百官不奉

職夷狄外侵海內有警則事勢又何如矣故曰有亂之幾無亂之形嗚呼此亦可以寒心矣臣謂宜趁此急選良有司恤飢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整飭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霸者之略有備無患聖王之政况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慮外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有大患者此也三曰壞名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漸者臣以為黜陟失制也夫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我也又曰爵人千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寧捐百萬之費而斬一郎之拜其意亦

謂此耳而今乞官者官乞蔭者蔭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夫蔭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黜者既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高其爵不足以勵糜平賞不足以諷實緣鑽刺之風既行而廉耻名節之士遂寡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為之也夫大宰士萬安前侍先皇帝醜穢彰露陛下踐祚之始嘗令內官逼脫其牙牌逐之去矣今而蔭其子為丞臣不知報耶勸耶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為之也夫薰猶同器不知有薰廉污並賞孰肯為廉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恡此一官則所謂敝袴之藏繁纓之惜者皆非邪惟名與器

不可以假人臣故曰壞名器之漸者黜陟失制也四  
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爲舛與玩爲  
之也夫舛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奸昔者舜爲天  
子其父瞽叟殺人孟子以爲士師執之爲舜者但宜  
竊負而逃蓋法者公之天下受之祖宗者也掌於士  
師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子不得而專也是  
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而爲舜者不可私其親曩  
者犯人王禮擅搶夷僧貨物損辱國體傳笑外邦獄  
案已具法所不赦也 陛下何從而赦之耶以爲無  
罪則固已追償其貨直矣以爲有罪未聞有罪而赦  
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奸長奸長則

政舛政舛則民玩民玩則令慢令慢則法弛此古之  
所大忌而今之所甚忽也夫忌莫大於刑忽莫大於  
私何則刑天討也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天故罰一  
人而千萬人懼諺曰勿謂尺五後且不補臣故以王  
禮之赦爲弛法令之漸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方術  
眩惑之漸者臣以爲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也夫自  
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憂民也非以奉佛也康  
強少疾者清心而寡慾也非以事仙也且 陛下獨  
不見梁武唐憲乎梁武帝奉佛最謹然罹禍最慘唐  
憲宗事仙又最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効大驗彰彰  
可考者而今創寺創觀請額者 陛下弗止也比又

詔葺其圯廢臣不知 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爲之也夫真人者大虛無爲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爲真人又法王佛子等並肩輿出入珍食衣錦 陛下踐祚詔曰僧道不得作醮事扇惑人心堂堂天言四海誦焉夫 陛下神心睿姿不減於前也乃今復爾者臣故知有誘之者也夫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譬若鋤草不盡反滋其執 陛下柰何去之不力而反使之滋也夫誘者必曰其道妙又其法靈今天變屢見于上百姓嗷嗷於下邊報未捷倉庫匱乏信如真人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佑陛下何不遂一試之且彼能設一醮喫一法使天變

息而嗷嗷者安平此固必無之事而 陛下不察反聽其誘此臣之所以日夜悲心者也六曰貴戚驕恣之漸夫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爲其防決也夫水防惟土國防惟禮水決則潰禮決則陵昔者 高皇帝制皇親令曰 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嘗伏讀嘆息以爲聖王不易之論及退而考夫頒祿列爵則又使大貴而極富已又考其器度田奴之等則又不使踰也臣於是又嘆曰是所謂禮之防也夫 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今顧制禮以防之者臣以爲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今 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乃顧不嚴禮以爲

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夫下替則上陵今壽寧侯  
招納無賴罔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拆人房屋強  
虜人子女開張店房要截商貨而又占種鹽課橫行  
江河張打黃旗勢如翼虎此謂之不替可乎替則陵  
陵則逼大逼則法行且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孰非  
飲恨于壽寧者也夫川潰則傷必衆萬一法行陛  
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爲宜及今慎其  
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翦萌之道也

秘錄

初詔下懇切夢陽讀既退而感泣已嘆曰真詔  
哉於是密撰此奏蓋體統利害事草具袖而過邊博

士會王主事守仁來王遽目予袖而曰有物乎有必  
諫草耳予爲此即妻子未之知不知王何從而疑之  
也乃出其草示二子王曰䟽入必重禍又曰爲若筴  
可乎然晦翁行之矣於是出而上馬並行詣王氏筴  
得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王曰行哉此忠直之繇也  
及䟽入不報也以爲竟不報也一日忽有旨拿夢  
陽送詔獄乃於是知張氏有本辯矣張氏論我斬罪  
十然大意主訕母后謂䟽末張氏斥后也掌詔  
獄牟斌牟斌問曰壽寧胡不指其事實羽翼予曰慮  
對耳斌曰指則我能據事實翦厥羽翼奚對焉獄成  
牟斌叅之其略曰原情應詔論法亦違而渠云十

罪者悉置弗入奉 聖旨李夢陽妄言大臣姑從輕  
罰俸三箇月此十八年四月十六日也居頃之 龍  
馭上賓矣痛哉何忍言何忍言太醫院使吳鉞高郵  
人也謂我曰 上崩之明日鉞往見一近侍闈會闈  
挈其白綾褶子出褶子自肩以下血淋淋未乾也闈  
迎鉞以褶子泣曰此 爺爺口鼻中血也鉞相與泣  
問故言 上氣絕時闈負之自寢出云已闈拭淚謂  
鉞曰怎能得此 聖明皇帝鉞叩之闈曰前李夢  
陽事知否鉞曰不知闈曰 上初無奈壽寧輩逼何  
金夫人又曰在 上前泣訴不平 上欲借官人每  
力一日朝退召三閣老 上問曰李夢陽言事若何

劉健輒對曰此狂妄小人耳 上默然良久謝遣前  
對曰其心無非為國 上領之曰然會科道官交章  
入李夢陽由是得釋然釋之日金夫人猶在 上前  
泣訴求重刑 上怒推案出竟批止罰俸三月汝以  
為此等 皇帝能更得否言既二人相對大聲哭而  
尚書劉公木夏曰釋李夢陽時會 上召我言閣輩  
事因遂及李夢陽事 上曰朕初欲輕譴此人而左  
右者輒乃曰輕莫如打二十放了已顧木夏曰汝知  
渠意乎木夏叩頭對曰臣不知 上曰打必送錦衣  
衛渠拴關節打之必死也於渠輩則誠快矣如朕殺  
諫臣何正德間予至江西則見都御史茅璞曰璞往

為光祿卿。故事光祿寺日辦有攢盤。云攢盤者供近侍闈者也。孝宗末尚儉節斯格不行矣。而一日未申間忽有旨趣辦攢盤十餘。衆驚愕辦矣。久之取也。例辦不入。卿不出。璞守至昏黑。東安門將下鎖矣。一老闈來曰。官第出。璞於是倉皇出。明日入至寺。寺闈耳語璞曰。知攢盤否。璞曰。璞何由而知也。闈曰。昨夜上蓋遊南宮云。皇后皇太子傘夫人從而二更時召二張自東安門入。璞問曰。何事。闈曰。上和解二張耳。為李主事。璞叩詳細。闈不答。而予因記往錦衣百戶郭勳曰。上遊南宮時。二張夜入侍酒中。皇后皇太子傘夫人皆迤邐出遊。上獨召

大張促膝語。左右咸莫知。聞第遙見大張免冠觸地謝云。予始不甚信。今以某公言質之符矣。